

陽光燦爛的一天，任何一個人都會把這樣的日子歸類為好天氣。在這個國家，羅曼很驚訝地看到這裡的居民總會在這樣的日子為自己撐一把傘或者穿上外套來躲避陽光，或者進到超級市場裡吹免費的冷氣。

要是他的國家，大家多半會很開心的享受陽光吧。

但說實在的，他不能否認在這樣的日子裡有冷氣吹是件好事，因為這裡的夏天實在是太熱了。所以即便在他走進了被冷氣充斥著的煤糧薪不動產總部，他依舊不會覺得心情太差。

繼第一次的委託之後，這是他第一次踏進這裡。他好奇這個不動產企業的名字是不是跟裡面的員工有關，因為這裡的員工正帶著不懷好意的表情和裡面另外兩個人說話。

羅曼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什麼人，但很顯然的，他們兩個是個性迥異的。他可以從兩人對於煤糧薪員工所說的話而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反應中判斷出來。

「嘿，建仁先生。你們在說什麼？」

被叫做建仁的員工像是在路上撿到紅包一樣，又驚又喜的拉過這個剛走進來的外國人，然後對另外兩個人說：「哈，瞧，我又幫你們找到一個隊友了。」

「嗨。」發話的是頭髮染著蒼藍色的少年，有些慵懶的兩手插在外套上的口袋，他爽朗的向被建仁拉過來的羅曼打了聲招呼。

在打招呼的同時，少年瞧了瞧對方全身上下讓他感興趣的地方。

是外國人，而且髮色很淡。叫做易斤的少年這麼想著。沒有這麼靠近過外國人呢。

不過一想到剛剛毫無頭緒的被人拉到這裡，說實在的，非常不爽啊——

但看到裡頭有位貌似跟他一樣的男子在這，心下有些了然。而建仁先生正要和他們講解時，易斤看著這位外國人也剛好很衰的路過被抓進來。不禁有些憐憫的看著對方。

「嘿，建仁先生說有一件有趣的委託，」時京望向出現在門口的金髮男子，對方的面孔讓他想起畫室角落的石膏像，「一起來嗎？」沒有意識到自己話語的唐突，他富饒興味地來回看著眼前的兩人。

「噢、我……」外國人舉起手正打算拒絕，然而卻被粗魯地打斷。

建仁身手迅速的塞給三個人各一個束口袋，是在夜市裡經常可以看見的，最廉價的那種，然後張開雙臂像是要迎接家人回來一般，卻是把三個人都往店門口的方向推了出去。

「看來大家都對這份委託很有興趣呢。那麼這些袋子裡是你們可能會用到的東西——公司絕對不收取任何額外費用——你們就趕快上路吧。我還有事要忙，再見。」

說完，建仁蹲下來，鎖上了玻璃門，然後站在裡面一臉愉悅的向外面的三人揮手。

「.....」事情發生的太快，就這樣被推出去了。

「那麼，我們就乖乖的去吧，哈哈.....」易斤有些乾乾的看著身旁的兩位笑著。

他拉開束口袋看著裡頭的東西，有手電筒、繩子、通訊器以及地圖。

整個東西看起來就像是要做什麼奇怪的勾當.....

「祥腰區素頌路一號.....」時京接過少年手上的地圖端詳起來，突然想起有些事忘了說，「我是時京，時間的時、東京的京，我們的目的地是一座廢棄醫院。」末句對著外國人說，他覺得這麼說明便已足夠。

他想，那可是廢棄醫院，如此富有魅力的場所又有誰能抗拒呢？

「啊、那麼我是易斤，容易的易，斤兩的斤。」看到時京這麼自我介紹時，易斤才發覺忘記說自己的名字了。

廢棄醫院.....聽起來就是有很多靈會在那遊蕩，想到這裡，易斤不禁有些毛了一下。記得外公有告誡過別往一些廢棄的地方走，不過應該算還好吧？

即便時京與易斤兩人個別持著不同的想法，一個興致勃勃一個惶惶不安，但相同的是他們都正想著這個關於廢棄醫院的委託。而相較於這兩個人，外國人顯然的一點都沒有進入狀況。

「一個十斤一個一斤啊？這是這裡流行的取暱稱方式嗎？是不是跟體重有關？我能不能叫五金.....」他嘴裡叨念著，想了一會才又說：「不能的話就喊我的本名吧，我叫羅曼。就是你們中文說的羅曼史的那個羅曼。」

「不不，你這麼說不就代表我很胖嗎？」時京伸出食指搖了搖，他該怎麼解釋韻母有別？但隨即轉念一想這種事並不重要，ㄣㄥ不分的人多的是還不是活得很好，絕不是他覺得說明很麻煩，他暗自點頭，「但既然你都這麼說了，就叫你五金吧。」不知道眼前的外國人知不知道五金的意思。

「五金？」易斤聽到羅曼這麼說著，忍不住笑出來。身旁的時京和自己的名字諧音的確是很像重量單位，不過這位外國人說的話也太有趣了吧！

「那麼——五金和十斤！」剛剛一些不安的感覺隨之消散，易斤有些興奮的舉起手喊著。「那麼我們就出發吧！」

羅曼跟著對方舉起手，卻不明所以。他剛剛根本沒有認真聽時京說話，又是三個人之中最晚到總部去的一個，當然不會有辦法搞清楚他們現在要去做什麼。

他依稀記得剛才似乎有人說要去什麼醫院，但確切要做什麼他卻不明白。抱持著只要跟著走應該就不會有問題這樣的想法，羅曼雙手插在外套口袋裡，跟在易斤身後走。

羅曼來到這邊沒有很久，既不識路也不熟環境。所以當他們在易斤的帶領下來到醫院的時候，他很驚訝在這麼接近市區的地方竟然有這樣一間廢棄的醫院。

「我覺得這裡應該沒有提供身體檢查的服務。所以我們來這裡幹嘛？」

「醫院是拿來治病的，那廢棄醫院當然是拿來探險囉。」時京認真地講著毫無道理的話，實際上他也沒有多清楚建仁給的委託詳細是什麼，但只要走一回應該就沒問題了，頂多給鬼撞吧。

他們一路走來天色也漸漸暗了下來，濃厚的橙與紫像極了油畫顏料，甜美清脆的畫刀聲還殘留耳廓。這真是造訪廢棄醫院的美好時機，他想。

「這麼快就晚上了啊？」易斤抬頭看向天空。「那我們就走進去吧！」

在踏進去的那一刻，易斤由原本滿臉笑容的表情，瞬間轉為有些慘澹的樣子。感覺有點壓迫啊.....

不過晚上的關係，看不到前面的路，易斤拿出了袋內的手電筒準備開啟時——手電筒壞了，發出了一閃一閃的光。有些疑惑的不停重開，卻仍是方才的樣子，只好向身旁的兩人問說：「你們的手電筒要不要看一下有沒有壞掉？」

問的同時也拿出自己的手機想開裡面的手電筒功能，結果是莫名的關機狀態且開不起來。

「噢，一斤，你這樣可不行。想要用手機當作電筒可不實際啊，那很消耗電力的。」羅曼看了不論是手機還是手電筒都失效的易斤，忍不住搖了搖頭，然後拿出了自己包裡的手電筒。「你可能是運氣太差，拿到瑕疵品了。瞧，手電筒還是好用多了。」

說著，他按了下手電筒的開關。然後它「滋滋」的響了兩聲之後又「啪」的一聲滅掉了。

他嚴肅地看向另外兩人，「我錯了。我認為這不是運氣問題。是建仁先生的問題。」他一臉認真的說。說真的，這個房地產公司會給他們爛東西可真是不讓人意外。

時京聳聳肩，從包裡撈出自己的手電筒，推開開關後微小的光束亮了起來，「看來我們只有一支能用囉。」確認沒問題後他遞給站在最前頭的易斤。

「謝謝。」接過時京遞來的手電筒，易斤朝前方的路照射，雖然能看見的範圍其實並不大。

醫院的大廳十分空曠，走在地板上的腳步聲十分清晰，每走一步就會迴響在廳內。「感覺就像是在玩試膽大會啊。」易斤開口，走在走廊上可以看到一些人盯著他看，那感覺實在是不舒服。

他們朝著醫院的深處走去。儘管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地，他的腳步卻未曾停下。剛開始，每經過一間房，領頭的人就會拿著唯一的一支手電筒朝裡面晃兩下。然而在繞完了整整一層

樓之後，他就停止這個動作了。隊伍裡面沒有人對停止這個動作有任何意見，因為那都只是一樣的病房。

然而這相同的場景終於也有結束的時候。他們接著來到了這一層樓的中心，一個護理站，不遠處就是通往另一個層樓的樓梯。而羅曼就是在這個時候叫停了走在前面的易斤。

「嘿，領隊，你能幫我照一下那桌子底下嗎。」他指著護理站裡角落的一張桌子。

「啊、好的。」易斤將手電筒朝羅曼指的地方照射光。「是有什麼東西嗎？」

羅曼沒有回答，只是順著易斤照來的光線進了護理站，一下子鑽進桌子底下。

站在護理站外面的兩人因為剛好站在視線死角的地方，所以沒有辦法看到來自外國的隊友到底在桌子底下做什麼。不過聽起來他像是在桌子底下進行了一場戰鬥。

東西落下的聲音、玻璃碎裂聲還有青年的驚呼聲全都混雜在一起，持續了大約十幾秒之後完全停了下來。

被留在護理站外的兩人對看了一眼，時京對著靜默下來的桌子下開口：「……五金你還好嗎？」他腦海裡浮現對方跟鬼打架的畫面，並開始祈禱羅曼能凱旋而歸。

「五金？」易斤也跟著出聲詢問，剛剛明明還有聲音的，這下怎麼全沒了……？

令人感到慶幸且心安，兩人的詢問並沒有落空。羅曼就像他鑽進桌底那樣又迅速地鑽出。他手上抓著什麼，向著他的隊友們走出了護理站。

「哈，看我找到了什麼。我們現在有制服了，也許可以組個戰隊。」

羅曼手裡抓著垂軟的物體，他們疑惑地靠近看才明白羅曼所謂戰隊的意思，「真是幸運。」時京低語，是護士服，三套裝在塑膠套裡、保存良好的護士服。

「護士服？」易斤挑眉看著羅曼手上拿的護士服。「這是要穿上去的意思嗎？組一個戰隊？」對於對方的話有些感到好笑。

「不好嗎？」羅曼看了看手裡的衣服。「我們可以先帶著，說不定等會用得上。而這個呢——」

他接著拿出在三件護士服底下的東西，一頂護士帽。「只有一個，就是我的戰利品啦。」說完，他把那頂有點皺巴巴的護士帽戴在頭上。

「五金，真適合你。」時京點點頭，他曾聽聞護士帽能避邪，不知道戴在男性頭上是否有同等的效果。

結束一樓的搜索後他們走上樓梯，灰塵瀰漫，地上還有些殘著血塊的透明細管和碎玻璃，留意著腳步上了二樓後領隊者開了右手邊第一扇門。

長長吱啞一聲，門因為長期廢棄沒有打掃的關係，推開來的金屬生鏽聲非常之大，大到三人聽了都有些皺起眉頭。

進去後易斤用手電筒稍微照射了下四周，是一間看起來像是辦公室的地方。裡頭也是像在一樓查看過的房間一樣，殘破不堪，只是壓迫人的那種不適感更重。

「嗯？」好像發現到了什麼，易斤走到一處大桌子上拿起了東西，是有些保存良好的平安符。「兩位，這裡有兩個平安符呢。」也許可以稍微戴心安點，只是東西出現在這裡有些怪異，況且還是較完整的。

羅曼看了看對方拿的東西，知道那是他們信仰中的一種護身符，就像十字架那樣。他搖搖頭。「我就不拿了。」

「那我拿吧。」時京伸手去接過易斤手上的符時，桌子突然劇烈震動了一下，當他們剛意識到桌子的震動是由下往上撞擊時，一陣淒厲嘶吼的尖叫直迫耳膜，細如枯枝的蒼白手指攀上桌沿，桌子跟著被往下壓了幾分。

三人有些驚愕的看著那隻手的主人拿著針筒站了起來，是個長相扭曲的女人，身上穿著破舊的護士服。女人嘴中不斷發出尖叫聲，在她高舉針筒時三人突然回了神，不知道是誰大喊「跑！」一聲，他們用著大概是今生最快的速度轉身跑向門，而後面的女人也用著誇張的姿勢緊追了上去。

好笑的是，就算是在逃跑，他們依舊維持著原本的隊形。在隊長的帶領下，他們繞過了一整層樓，接著跑上了階梯，來到了醫院第三層。

確切地來說是第三層的門口。

他們站在三樓的樓梯口，卻發現樓梯間與大樓內部交界處的那一扇門死死的關著，就像牧場的鐵柵。羅曼發誓他現在可以理解被關在柵欄裡的肉牛的感覺。

「哦、隊長。」他說，同時轉過身來，看著步步緊逼著的護士。「你得趕快把門打開，否則我們都要死在這裡。而在這之前我可以和這位女士說說話，我有制服，也許她會以為我是她的同事。」

該說幸運的是門並沒有上鎖，但鐵門年老失修螺栓處鏽蝕斑斑，剩餘的兩人同時使力才轉開幾分，「希望你們交談甚歡。」這需要一點時間。

女人以四肢著地的詭異模樣爬上樓梯扶手，用原本應該是眼睛部位的空洞窟窿對著羅曼，她潰爛的右臉不停流下汁液又滑進她尖叫的嘴裡和地上，三人胃裡一陣翻滾，但如同有人對恐怖電影按下停止鍵般，女人停止了追擊。

易斤和時京發現羅曼的護士帽真的有用，趁隙一鼓作氣磅地一聲拉開門鎖，不禁覺得推開門後迎面而來的陰風是如此新鮮怡人。

但沒有時間沉浸太久，兩人快速跑向四樓樓梯方向，「五金，隨手關門！」匆匆拋下一句後他們消失在走廊盡頭。

就在跑到四樓走廊時，不遠處有個喀啦喀啦的聲音朝他們兩人過來，手電筒朝那裡照射，一台破舊、無人乘坐的輪椅正慢慢往前滑行。

好似看到了易斤和時京兩人，輪椅停了下來，就在羅曼匆忙地趕上四樓時，輪椅突然開始以滑稽的姿勢，蹦跳的朝三人衝過來。

即便羅曼是個外國人，他也知道就算是在這個國家，會用跑跳方式如同愉快的兒童一般前進的輪椅絕對算不上是正常。於是他轉身當著輪椅的面(當然，前提是如果它有臉的話)把樓梯間的門甩上，而即便看不見，他們依舊可以聽明白在下一刻輪椅狠狠撞上了那金屬門板。

「.....我得說，這真是驚險。」羅曼在門前呆站了一會之後，才緩過氣來。然後他看著時京，「還有你給了個好建議。」

「噢，」時京頓了一下才明白羅曼是指什麼，「好的禮儀是好客人必備的，」但顯然他們沒有得到好客人應得的招待，「你們覺得.....該繼續往上走嗎？」他指向樓上，雖然此趟醫院之旅已經讓他獲益良多，腦海中數幅毀滅烏托邦的構圖揮之不去。

「再繼續往前走吧.....」易斤有些疲憊的說道。「也只剩下五樓而已了，稍微看一下吧.....？」緊繃的情緒稍緩解時，才感覺全身微微顫抖，大概是很少遇到這種事，他不免有些暗嘆自己的應變能力。

聽了易斤的話，羅曼聳聳肩，對於要去五樓的提議並沒有什麼異議。

「隊長說了算。」他拍了拍頭上的護士帽，然後一邊走上樓。「我很高興它還在，說不準我們會遇到第二個護理師小姐。」

「說到這個，」時京邊推開五樓鐵門邊說道，或許是注意力被過動輪椅轉移，他們一時沒有注意到刺耳的尖叫不知何時已經停止，「樓下那位護士小姐後來怎麼了？」

「對耶、那位女的沒有再出現了.....羅曼趕跑的？」易斤也疑惑著，雖然說一般人趕跑幽靈好像是不太可能啦.....

「她可能以為我是他的同行。」外國人隨意找了個理由，「或者她不能到樓梯以外的地方，你們的信仰不是有一種幽靈叫做地鼠靈嗎。」然而那個叫做地縛靈。

他並不是太在意那到底是什麼原因，畢竟比起原因，沒有奇怪的人追著這是件更重要的好事。

羅曼看著五樓的環境，不難發現這一層樓的環境比起其他的地方都要空曠。他指著在樓層中間的護理站開玩笑地說。「我玩過角色扮演遊戲，通常在迷宮塔的最頂層都會有寶物。我好奇我們能不能得到比護士服更好的東西。」

「我看看，」桌子底下有一個紙箱，時京讓易斤和羅曼留在外替他照亮桌下，自己鑽了進去，「確實有些好東西——」話語未落他就和紙箱後熟悉的半張臉對上眼——縱使她沒有稱得上是眼睛的東西，但時京仍感覺一道冰冷的視線貫穿他的腦門，一瞬間他只剩下也許五金有預言能力之類的想法。

「跑囉！」時京拿走紙箱內的物品，並掏出口袋內撿到的護身符隨手一扔就往外跑，他不知道那有沒有用，但震耳欲聾的尖叫聲又在身後響起，他可能用錯方法了，他想。

「又來.....！」易斤噴了一聲，在刺激的衝刺中，他從口袋抽出平安符然後轉身面向剛剛的女人。女人跑的極快，原本就不長的距離又變得更加接近，易斤趁這空隙將平安符舉起緊貼向女人的臉部。

「拜託快消失啊.....平安符被加持過肯定有效的吧.....」不停碎念著，易斤看著面前噁心的女人不停嚎叫著，全身也不停的跟著抖動，而手上的針筒不知何時不見了，接著身體由腳開始漸漸消散，直到整個人都看不見。

見此這麼一景，易斤瞬間跌落在地，氣喘吁吁，冷汗早已浸濕了背部，整個人看起來狼狽不堪。

危機解除了的瞬間總是讓人放鬆。時京和羅曼也跟著易斤一起跌坐在地上。

他們尚未從驚慌中定神，只是呆愣地在原地喘氣。而沒過多久，金色頭髮的外國人大笑出聲。

「哦，隊長。你看起來簡直跟六十一頻道經常出現的那個道士一樣——你知道的，就是只有一條眉毛的那個。華人都會驅鬼的嗎？」

「你說的是一o道人嗎？」時京發問，他開始猜想這位外國隊友是不是對華人有什麼奇怪的想像，「但，隊長你真的很厲害。」他伸出手拍拍易斤的背，易斤應該是他們之中年紀最小的，卻比他認識的多數人懂得隨機應變。

「謝謝……」易斤笑笑的朝時京說道，然後再正對著一旁的外國人說：「並不是啦……通常驅鬼的是由受過訓練的道士才有資格，一般人是很難驅……而且我這算是幸運驅走的……」不好意思的搔了搔頭，想著要不是事態緊急，不然也不會這樣子冒險做的。

「是這樣的嗎？」羅曼睜大眼睛，似乎覺得很驚奇。其實就在他來到這個國家以前他也抱持著每個Chinese都是Bruce Lee的想法，而現在又得知這個不是每個華人都會驅鬼的消息，簡直又被刷新三觀。

「好吧，不過你剛才還是很酷哦。當不成道士你可以考慮去當電影明星。」他感嘆地吁了一口氣，接著像是想起什麼事，挺直背脊轉向時京。「說起來，你找到寶藏了嗎？你有沒有為我們贏到大獎？」

「噢，算是實用的東西吧，」時京把剛才紙箱翻出來的東西遞給兩人，「也許是她們團購剩的。」三個美臀坐墊，上面還寫著大大的輕鬆雕塑美好臀線，他不知道拿跟護士小姐的熱情對望和追逐換這些坐墊值不值得，但他至少會用個十年左右，否則太不划算了。

「坐墊？」易斤接過時京遞來的東西上下看了一遍，看起來蠻新的，感覺也很好用。「哈哈，這算是戰利品嗎？」

「當然。我們今天收穫豐富。」看著手裡的東西，羅曼高興的說。

他今天本來是來找建仁先生回報上一次委託的結果，並打算告知他再也不會接這種危險的工作，沒想到卻誤打誤撞地接了這個醫院的探勘委託。

也許煤糧薪的事業和員工就如同它名稱所暗示的一般，它並不是個好企業。然而在這間公司底下的工作並不全然是壞事，瞧，他們可是拿到不少寶物呢，就像角色扮演遊戲的那些主角群一樣到處搜刮。

但他看著那還沒充氣的美臀坐墊，覺得這作為攻略完迷宮塔的寶藏是有些寒酸，然後這才想起這裡也許不是最終站。這裡有隱藏關卡。

「我們還沒去看過頂樓呢。」他指指他們的頭頂上方，和夥伴們說。

至於後來的故事，哦，讓我告訴你吧。本來我們可以很快結束這個冒險的，但就像現在所有的無良遊戲商一般，在正篇結束之後總要出個額外的DLC，而我也不免要再說一段可以算做番外篇的故事。

他們依舊在隊長的帶領下又上了一個樓層。通往頂樓的樓梯門鏽蝕的嚴重，但鎖頭已經斷裂，所以他們幸運的到達了目的地。

這所醫院的占地不小，但在建築物內時，因為建築的牆壁阻隔和空間規劃，這件事情並沒有讓三人之中的任何一個有深刻感受。所以當他們站在樓頂時，他們對於這樣寬廣的空間感到驚喜。

站在黎明將至的樓頂之上，他們可以看見不遠處的市區徹夜未眠。突然間三人之中的其中一個說：我們怎麼不換上我們的戰隊服呢。現在天還沒亮，只有星星在看。

然而有一個人非常不願意，於是又有人說：快點把這個穿上，不然我就要跟建仁先生說你今天在這裡進行招魂儀式搞得裡面都是鬼。到時候房子不能蓋都是你害的。

最後的結果呢，你可以瞧瞧羅曼手機相簿裡最新的照片。那張照片是故事的三個主角穿著護士服，在朝陽之中擺出滑稽姿勢。我想不用多加解釋你也能明白，在適量的語言脅迫和多數暴力之下，有兩個人得到了他們想要的結果。

顯然的，今天又是另一個陽光燦爛的好日子。